

「閒卧」與「躺平」

白居易有許多首以「閒卧」為題的詩，比如：「薄食當齋戒，散班同隱淪。佛容為弟子，天許作閒人……」吃的差一點，權當吃素了；做個無知無權的散官，那就當作歸隱了。如此佛系，好不逍遙自在。

而「閒卧」一詞，不免讓人聯想到現今很流行的「躺平」。年輕人本該是打拚奮鬥的好年紀，卻早早地選擇放棄，無欲無求，逆來順受。不再追求房子、車子、票子、妻子、孩子「五子登科」，而且對於升職、賺錢、賣房、結婚「四大皆空」。實際上，這是面對生活壓力的一種以柔克剛、以消解作反抗的方式。比起東籬下的陶淵明，孤山上的林和靖，這大隱於市，豈非更高境界？

對於「躺平」，有着多元視角和聲音。有的人呼籲年輕人振作，不要太脆弱；有的呼籲給予年輕人足夠的關愛包容。都有可取之處。常有「躺平族」抱怨生不逢時，如今大學生遍地都是，比不上八九十年代時值錢。但卻沒有看到，那時要考上大學，是何等不易。可以

說，假如時光流轉，現在這些抱怨的人，回到過去，恐怕是吃不了那份苦的。任何時代，都有成功的奮鬥者，可惜不是你罷了。實在不應一味地怨天尤人。

另一方面，全社會特別是管理階層，應設身處地與年輕人換位思考。白居易的「閒卧」，其實不過是仕途的暫時挫折，衣食無憂。而現在的年輕人，工作生活中處處碰壁之後，「居大不易」，磨平了銳氣，其壓力遠非白居易們所能體會。

有公司大老闆手握一張賣房廣告，訓斥年輕人：「北京的房子才七千塊一平米，你們為什麼不努力？」其實，那樓盤已經遠在河北，只不過打着「泛京郊」的概念促銷而已。脫離實際，高高在上批評年輕人不上進，只會加劇他們的逆反與隔閡。



逢周三、四、五見報

「劇本殺」熱

近來香港兩檔明星邏輯推理遊戲節目《死因有可疑》（TVB）和《嫌疑事件簿》（ViuTV）上線，兩檔節目都以「劇本殺」遊戲為基礎，每期圍繞一起謀殺案，設定兇手、偵探和嫌疑人三個角色，展現一群明星玩家調查、推理、找出真兇的過程，兼具真人騷與推理雙重特質。

這類節目此前已在內地和韓國大熱，隨其熱播，當前不少地區線下「劇本殺」也成為年輕人首選的娛樂方式，大有要成為新一代國民娛樂之勢。

無論是綜藝節目，還是線下娛樂，劇本殺在現階段存在不少問題。首先是電視節目的尺度問題。內地《明星大偵探》此前曾被家長舉報內容過於恐怖。劇本殺類節目以懸疑、探案為劇本核心，但懸疑與驚悚之間的尺度一旦把握不好，就容易踩到紅線。

第二，有的劇本有「洗白」兇手之嫌。同樣是《明星大偵探》，

曾多次以社會熱門事件為原型，但因為劇本角度的選擇，以及線索中對兇手殺人動機的解釋，令不少觀眾質疑節目有洗白兇手之嫌，而更令人擔憂的是，線下劇本殺為玩家沉浸體驗式遊戲，如果劇本缺乏正確價值觀的引導，對於扮演兇手的玩家，一旦促使其對兇手行為的認可，則可能引起後患。

最後，與偵探小說類似，劇本殺中遊戲劇本的倫理前提，是兇手作案手法不可實現，以避免通過節目或者遊戲為社會危險分子「出謀劃策」。但如何既令案情真實可信，又讓案件沒有現實的可操作性呢？內地節目當前採取的措施是用大量「玄幻」、「科幻」等元素，拉開與現實世界的舉例；而向來擅長懸疑劇作的香港電視人，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拭目以待。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隔離期修行（上）

夏季回內地探親，過程曲折。在美國做檢測時住賓館兩天，回國後分別在三家賓館共隔離四周，等於離開美國的家整一個月才見到父母。疫情期間我在美國很少出門，但早上跑步，每周一次的超市買菜還能保證，也不時和朋友散步透氣，交流感情。隔離期間卻一步都不能跨出賓館房門，頂多看看窗外街景。

好在帶了一雙跑鞋，一張瑜伽墊。儘管賓館房間東西才五步，南北不到十步，每天早晨在房間慢跑或做瑜伽還得注意避開傢具、電視，但運動對放鬆身心不無小補。隔離期也照舊辦公。視頻會議頻繁。回國第一周就開了五次視頻會議，從籌備八月大學新同事的入職工作坊，教務長招聘公司召集的碰頭會，到學生諮詢畢業後申請獎學金的計劃，培訓暑假為東亞研究入門課打工的兩位助教，頭緒不少。之後每周至少兩次視頻會議。另外，還為六月下旬給英國大學生做視頻演講的資料及外校一例終身教職的評估審核忙碌。

隔離期不出門，隔離人員的微信群卻熱鬧非凡。住客每天都要前台買這買那、接快遞、換浴巾床單、增加拖鞋牙刷垃圾袋、修網絡、開發票及詢問隔離、解除隔離的規則流程。有人抱怨做核酸檢測差點沒把早飯吐出來，有人希望洗了衣物能晾曬出去，有人表示不要那麼多米飯，有人卻要加飯。還有人要買安眠藥、驅蚊藥、口腔潰瘍藥。七嘴八舌，一刻不停，我第一天就把群消息通知設置為「免干擾」了。

此番隔離，除了佩服服務和醫護人員耐心、敬業，也決心把這種獨特經歷視為研究人性百態的人類學、社會學資料。



逢周一、五見報

人有「新三急」

俗話說「人有三急」。「三急」究竟是哪三急，有幾種說法，但不管哪些說法，都不離填腹、如廁、睡眠這些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現代社會，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有的時候，比起這「三急」還要急。我概括一下，最急的也有三種，是為「新三急」。第一急是手機沒電。早在二〇一八年，我們國家的手機用戶總數已超過十五億戶，比人口數還多，即便除去太老太小不用手機的人群，人手一機，幾成現實。而在手機技術的發展軌跡上，電池續航始終是個短板。既然手機已是人與人聯繫最重要的紐帶，手機沒電自然也就成了最可怕的魔咒，怎不令人着急。

小城一瞥

布拉索夫的人口三十三萬，卻是羅馬尼亞重要的旅遊城市。她傍着喀爾巴阡山脈南面的Tampa山。山頂豎着數米高的城市名字BRASOV，銀白色的非常搶眼，不論在哪個方位，都能見到這個城標，晚上更是灼灼閃亮。

城市十四世紀由德國人建造，擁有一座誕生於同世紀、源自意大利的哥德風格教堂，因其外表黝黑，名號「黑教堂」。我們在歐洲見過太多教堂，加之不允拍照，留下的印象淡泊。從建造年代考量，它應屬德國樣式。城市許多房舍的外觀，也與我們在德國常見的雷同。

我們住在山腰的小酒店，閉窗即見滿山秋意，經秋葉裝點過的Tampa山分外妖

殺之而後快

住在村屋的人都知道它有個特色，就是每棟都有獨立的儲糞池，每隔一年半載就要請吸糞車到來清理庫存。每次要到家裏後院打開糞池前，我都會全副武裝，左手拿着掃把，右手握住殺蟲劑，待工人一打開糞池口，裏面的蟑螂蟲子就會發瘋般往外衝，這時掃把就一直把牠們推回去，殺蟲劑就得一直噴。大約一分鐘後，基本上可以用屍橫遍野來形容，過程中我可以說是處於一個亢奮的狀態，我對這些從黑暗中爬出來的生物既恐懼又痛狠，欲殺之而後快。當再沒蟑螂小蟲竄出來後，工人就開始吸糞。工人忙碌吸糞時我總是難以自拔地直視着糞池中的黑暗，深淵中的恐怖對我竟然有很大的吸引力，這近乎變態

古代石刻的瑰寶

我國各地的古代石窟藝術，使人目不暇給；雕刻師開山鑿石、摩崖造像盈千上百的魄力，着實不可思議。位於四川重慶西北（成都的東南部）的大足石刻，別成一格，佔石刻藝術重要的地位。其摩崖造像五萬多尊，分布七十餘處；以北山和寶頂山為精華所在，既集中，規模也最宏大，而且保存完好，屬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大足石刻始鑿於唐高宗永徽年間（公元六五〇年至六五五年），經歷五代，終於南宋末期。大多數為佛教造像，也有儒、道者。附圖就是晚唐北山的《觀無量壽佛經變相》（局部），以坐蓮菩薩為壁飾，小小佛龕，內容十分豐富，人物多

毛孩能否素食？

兩隻小狗獲救時都被診斷為營養不良、體重過輕及體內鈣質嚴重缺乏，身體上亦各有不同程度傷勢。經三位獸醫獨立評估後均建議進行安樂死。涉事情侶則聲稱，牠們有為狗狗提供「特別狗糧」，但拒絕交代成分。男主人被捕時情緒激動，大叫：「你們食的是被謀殺的動物。我們素食者熱愛動物。」

現時，有很多網站教人如何幫寵物轉素素，指出只要了解寵物日常所需要攝取的營養，在食糧中確

第二急為身邊斷網。手機在生活中至高無上的地位，經常是因為它是聯入互聯網的端口。目前最新的數據，我國網民規模九點八九億，其中手機上網多達九點八六億。對於許多人而言，斷網是毀滅性的災難，遠比斷炊更令人心慌，在緊急指數上能超過斷網的或許只有斷氧，也就是窒息了。

第三急則是快遞不應。手機也罷，上網也好，雖然把人緊密地聯繫起來，但畢竟還只是一種虛擬的連接。在這種連接裏，我們可以歡快地聊天，互相發送甜蜜的表情、親熱的語音，或者派送紅包，但還無法實現實物的交換，譬如想送一件禮物表達心意，總不能拍個圖片發給對方。

人與歲月

旅遊書介紹，必須要到Tampa山上某餐廳嘅一頓，方算是領受了羅馬尼亞美食。我們的住地近水樓台，也遇過客滿而

碰釘。最後總算是進去了，也只等到門口的桌子，要不時遭受開門關門吹進的冷風。歐洲再窮的國家，有點名氣的餐廳都講究門面與舒適，這家也不例外地顯出了高雅小資的設計感。飯店老闆操流利英文推介了吃食。餐品味道和別的歐洲國家大同小異，惟是有種生醃鴨肉頗見特色。一片片紅艷艷的生鴨肉，整齊地碼在一隻深碗裏，再澆以各種佐料。我吃不出美味，但總算是嘗過這道羅馬尼亞美食了。

將糞池比喻作我們內在的世界並不完全恰當，但也無法否認確是有這樣的一個部分，只是當越多的陽光（認知）照進去，內裏就會變得越單純，反正陰影和蟑螂一樣無法活在外面的世界。工人們每次看着我如痴如醉地窺探着那糞池的內部時，總是對我投以奇怪的目光，我心想這可是難得的機會直視那深淵內恐怖的覺知機會呢。

象訴

象訴 馮俊彥

人內在的陰影其實就如蟑螂一樣，平日蟄伏在黑暗之處，當機會一來就會傾巢而出，我們對牠的反應就是憎恨和敵視，原因是我們不願承認牠們就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極力地去對抗甚至消滅牠們，但陰影和蟑螂一樣殺之不盡，這行為根本毫無意義，只有讓自己變得更極端，因此我們對陰影的處理應該是理解，理解牠為何物，為何激起我們巨大的情緒，然後與之共處，最後把牠消化。回想蟑螂的特點，就是在最黑暗的地方求存，貪婪地飢不擇食和無盡地不斷繁殖，一切都以本能為反應，這不就是人類祖先的本能嗎？在進化

於是，快遞的意義超越了購物行為的經濟內涵，而獲得社交層面的情感價值。因此，等快遞，也就成了現代人焦慮的重要來源之一。而如果因為各種原因，該準時送到的快遞卻被延遲或誤送到了別處，甚至丟失，給人帶來的心焦是可想而知的。

在商業社會中，需求催生着產業，更何況是急迫的需求。「新三急」也催生着新生意，比如餐廳、旅店隨處可見的共用充電寶，還有隨身WiFi，都是例子。我居住的樓下最近新開了家「快遞超市」，自助收發快遞，也正是「三急經濟學」的體現吧。



逢周一、三、五見報